



归期

■ 一剑屠龙（山东）

一场初夏的雨，淋湿了久违的梦境。雨水落也落得从容和洒脱，坦然地洒落大地，落在绿树红花上形成最后的风景。然后拥抱大地，和大地成为一体，演绎一枚叶子修行的历程。高处时嫩绿欲滴，落下时随风起舞，落地时静谧成诗。

在繁华落尽的时候，还是有艳红的花，在含苞待放，在芬芳吐艳，把自己醉人的芳香，

艳丽的容颜，傲人的身姿，展示给世界；不惧严寒，不惧随时而来的风雪，把自己生命的每个时刻都开成沉醉；开得自信，开得俏丽，开得风采，开得厚重。

每棵站在夏天里的树，都把自己站成了迷人的景致。那如烟的垂柳，不在意有叶子落下，依旧长袖善舞，随风轻扬，不放弃自己的柔美和从容。还

有那挺立坚韧的红枫，金色绵绵的桦树，红的鲜艳，黄的耀眼，给人一种惊艳和暖色的美，让人看了有一种激情，一份自信，一枚俊朗，一袭光华。随遇而安，因势造型。把自己的每个时节都化成美丽的梦，都勾勒成动人的画，形成与众不同的感动。

人也应如此，无论你到什么年龄，什么境地，是志得意满还是壮志未酬，是苍凉百味，

还是意气风发。都应该是苍山似海，残阳如血，急流勇进，无怨无悔。

不输气质，不泯自信，不叹时穷，不哀没落。在自己的世界里活成最美的自己。你的人生就有自豪的光和耐看的景，就有自己的精神和最美的归期。

水塘（外一首）

■ 欧阳德成（湖北）

一弯塘水，几棵杨树
是童年的底色

朝霞漫过草尖
大牛走在前面，小牛跟在后面
哞哞两声，撞得塘波轻漾
没人知道它在说什么，除了风

知了粘在叶缝，晃着肚子
我们举着蜘蛛网
把一夏的吵嚷进手心
笑声掉进塘里，惊得蜻蜓斜飞

洗衣的棒槌一下下砸
把镜面砸成碎银
涟漪爬到我脚边，才停歇

如今河塘已经被填平
只有那尾我曾摸过的小鱼
还在记忆里，摆尾巴

石鼓凳

晚风沁入石鼓纹路
把剪影铸成铜镜
萤火游弋时
你向南我向北，凝望
在圆弧等高线上相撞

光粒跳荡成密码
两簇萤火合成光晕
我们读懂了沉默的传递

蛙鸣从荷叶下跃出
水纹在鼓面练习歌唱
你睫毛颤动的频率
恰好对仗荷塘的韵脚

星空重新排版
你指腹划过天鹰座翼尖
我掌心承接天琴座弦音
鹊桥是两副粘贴的脊椎

石凳吸收所有月光
我们本是天地咬合时
迸发的永恒楔子

左眉右眉

■ 陈睿（安徽）

左眉右眉线条起伏
延伸得不异样也不一样
弧形仅是近似
双目在收放

打造一艘民间江轮
前后两旁立起船帮
左右四手合拍摇荡
添双轮双桨

一腔血进两个人血管
肤色相仿
行走急急如风还是抗拒分秒
彩色调式早已律动心房



初醒 ■ 颜泽沛（湖北）

本期责编：叶桂秀

枣儿

■ 晓剑（山西）

这里是黄土高原，吕梁山系，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千把口人。山清水美，林木茂密，果实累累。村里人说话，儿化音多。比如吧，桃，杏，梨，说桃儿，杏儿，梨儿。我今天要说的，是这三种果儿之外的，另外一种，枣。用村里的话说，就是枣儿。

大红枣儿甜又香，送给咱亲人尝尝。这是歌剧《白毛女》里的唱词。电影《白毛女》我是在一个叫浅沟的邻村看的。浅沟也不远，四五里地，就是路太难走。要过一条沟，翻一道梁。露天电影，人挤来挤去，熙熙攘攘。放映员中间要换片子，电影就停演几分钟。有时，不到换片时间，幕布暗了，电影也停演。这时电影片带断了。放映员窸窣窸窣，鼓捣半天，接上片带，又重新放映。那时，年龄小，看电影，不懂政治说教里的什么阶级仇，民族恨。也不懂什么是苦大仇深。只图

个热闹。倒是记住了电影里的几段唱词，《北风那个吹》，《大红头绳扎起来》，还有，就是《大红枣儿甜又香》。枣儿，在山里土生土长，野生野长，普普通通，吃起来一般般吧。看了《白毛女》，再吃枣儿，觉得味道不一样了，感觉真的是“甜又香”。吃着枣儿，感受“亲人”的味道。有时，梦见枣儿，在梦里也会笑出声来。

姑姑家院里有两棵枣树。一棵高些，一棵矮些。在初夏，枣儿扬花的时候，花香扑鼻而来。养蜂人，挑着蜂箱，放蜂采花蜜。那蜜，就叫枣花蜜。据说是蜜中精品。刚结的枣儿，嫩而涩，离成熟还早着呢。我们几个侄儿就偷偷采摘。吃一颗，涩而无好味。姑姑看见了，也装没看见。由着我们哥几个祸害。

枣儿成熟的时候，是秋季。我们正在上学，无暇品尝。等到放假，已是腊月。那枣树，

叶儿落了，光秃秃的。矮的枣树，除了干枝，果儿全无。高的枣树，在寒风里孤零零地，挂着几个干枣儿。想爬上去摘，树太细，怕折断，不敢。摇呢，树又太粗，摇不动。想用竹竿打，又太短，勾不着。用石子撇，也打不准。只得望枣兴叹了。看那枣儿，在树上得意扬扬的样子，恨不得锯树吃枣呢。当然，这只是想想而已，姑姑肯定不答应。

春节，到姑姑家拜年，可以吃到枣儿。不是普通的枣儿，是酒枣。每到金秋时节，比鸡蛋还大的枣儿便缀满枝头，映红姑姑家半个院落。收了枣儿，姑姑总要送给邻居尝尝，还要用一个瓷罐，酿上满满一罐儿酒枣儿。酿酒枣是个细致活儿。从树上采下枣儿，用凉开水洗净，在席子上晾干，碗里倒半碗白酒，用筷子夹着枣儿，一颗一颗地蘸着酒，放进罐子里，装满后盖好罐盖儿，用泥巴封严实，放在阴凉处。平时

舍不得吃，逢年过节，才拿出来招待客人，也招待我们几个馋嘴侄儿。现在，只要想吃，一年四季，各种水果都可以大饱口福，但姑姑家的酒枣儿，却总也无法忘怀。

查资料，关于枣的条目，是这样介绍的：枣，属李科植物，一般指枣树的果实，原产于中国，呈长圆形，未成熟时黄绿色，成熟后褐红色，可鲜食也可制成干果或蜜饯果脯等。又介绍，枣树生长于海拔1700米以下的山区、丘陵或平原。枣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维生素P，除供鲜食外，可以制成蜜枣、红枣、熏枣、黑枣、酒枣、牙枣等蜜饯和果脯，还可以作枣泥、枣面、枣酒、枣醋等。

看来，这枣儿，确实是好东西。应该多栽些枣树，多吃枣儿。

闪小说二题

■ 俞俊（安徽）

等待

山花每年八月十五夜总会去村东那片矮林，且打扮清爽收拾干净，准时在矮林拐角东望；那儿有一条蜿蜒曲伸下山坡道。那年，郝彬就是从这条坡道出村返城；说好的，他在城里安顿好就来龙家山洼接山花。山花天天想年年等，一晃四十二年过去了。

那年开春，生产队长的山花爹从公社领回四个城里娃妮儿来村做工，知青下乡再教育；三妮儿被山花爹安排在其他三户村邻家住，那娃仔郝彬十九岁就留住住在山花家。那年山花十八岁。工闲郝彬嚷着要山花领他东洼西坡的看风景，城里娃仔心儿花花嘴油腻，说话山花不懂，只是默跟轻说龙家山洼坡山溪水，他俩去的最多的是村东半坡那片矮林。

夏夜蚊蝇难耐燥热，郝彬约山花出外纳凉，山花默默跟随。矮林夜风凉凉，林中那块裸露山石显眼，郝彬与山花并肩而坐，山花低头不语，郝彬双手环过山花肩头。那晚，郝彬和山花做了没羞没臊的事。那夜，山花害怕又觉奇妙香甜。转眼八月十五，山花发现有喜，矮林山石上，郝彬紧搂山茶在怀中，山花泪眼扑簌，隔天郝彬就要返城。

山花没有等来郝彬接她进城就被爹嫁给了邻村酒鬼赖娃，不久，山花生下了郝彬留给她的细娃。又过不久，男人赖娃与人赌酒醉死了。山花没悲没喜守着细娃苦度日，细娃长大。那年细娃娶媳，下放三妮儿知青齐齐来贺；山花知晓，郝彬回城不久全家远去他国。

可是，山花依然时时心想年年等在等。这年，孙儿小盼也

十九岁，考上大学了。

乡音

秀莲在儿子七岁时，和老公离婚去了外域岛国，儿子年幼寄养在国内姐姐家。几年打拼，几度磨难，她终于在岛国有了生存基础，便回国去姐姐那接走了儿子。

儿子孝顺，禀赋优异，在岛国开枝散叶有了两个孙儿。孙儿乖巧，围伴左右，叽里呱啦，不会国语，教也不会，秀莲作罢。儿子持业，孙儿长大，秀莲不再工作，便游历世界各地，拍下美景，留下回忆，做成影视，把玩回味。

秀莲家居高楼，机场附近，时常在阳台上静坐观赏夕阳，看飞机起起落落。家居温馨，生活惬意，可秀莲每每又隐隐感觉有些许遗憾，说不清，道

不明，但实实在在在心中。

秀莲不再外出观光，不再记录美景制作影视，她每天坐在阳台看夕阳，看机场飞机起起落落，阴雨天也看。她终于明白了那萦绕左右的缺憾是啥——那是久违了的乡音。可是，秀莲面对缺憾已是无能为力，她年迈体衰不宜再飞，她知道自己去不了乡里了。久居岛国，她早已为侨民；自己是，儿孙也是。她知道，不久，自己将在这域外岛国无声无息地逝去，像风一样，一吹而过。

秀莲靠着椅背，慢慢合上双眼，两行炽热的眼泪，从紧闭的眼角滑出，穿过干瘦的脸颊，跌落到身上，碎碎片片，一阵清风过后，秀莲有些恍惚。

天黑了。夜黑中，那遥遥远远的地方似乎传来儿时娘的声音：秀……莲……，回家吃饭……